

晉

書

斟

注

百書輯注卷二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
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勸農桑之本
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
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
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

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

以勛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

周家祿校勘記

日明義當作民

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翫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廢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鴈以耕稼召夏鴈以耘鋤秋鴈所以收斂冬鴈於焉蓋藏書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

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怪石之府

秦邠旄羽迴帶琅玕荆郢桂林芴通竹箭江干橘柚河

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

讀書記疑七日
蔥右謂蔥嶺之

右也地以
西爲右

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

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
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
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
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衰瀛之弊
然後王之常膳乃閒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
虐翫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

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
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
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閒伏
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
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
降休般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
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
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
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
踐畝之稅秦君收大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

曰班固爲殖貨志

案當作食貨志

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

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晷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帝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恆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

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
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
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
乏

周家祿校勘
記日之誤

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

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
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
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
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會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
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
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

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
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
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
晉書校文二曰攷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卽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帝安能復鑄四出角錢耶此本靈帝事見漢書
帝紀及獻帝春秋志誤靈爲獻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
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
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
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
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儒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
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

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

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

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

晉書校文二日

獻帝紀親於御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非謂自加賑給也此所言稍誤

人皆泣曰今始得

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

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

徽以刃脅奪之

晉書校文二日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云及北渡天子趨向河岸岸高不得

下時宮僕伏德扶中宮手持縑十匹乃取縑連續爲輦

帝乃得下云云無承使徽奪縑事致獻帝紀所載本於

劉艾起居注艾親預是役其言自可信承後以忠節著

利數匹縑乘危犯上亦理所必無志所言殆本於范書

帝紀而不知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

其非實錄也

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閒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尙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樵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三月初

復五銖錢十月以

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
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
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
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
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
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籩百僚編於手役天下
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亾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
江甸皆以國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
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

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
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鋤
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
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
子石崇等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
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宣之初洛中
尙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
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
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旣竭百官
飢甚比屋不見火煙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僅弘

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蕤之麴
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瘞
販賤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
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
首者賞布千匹云

晉書校文二曰元帝紀作二千
匹勒首作季龍首殆非實錄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
魏武旣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頴
川聚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
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

通典二列作例

數年之中所

在積粟倉廩皆滿祇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

魏志

任峻傳注

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

能始共舉義兵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

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輪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

僦牛輪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

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

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

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

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

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

豐足軍用推減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

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

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

事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

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

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

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

吳塘諸埭以溉稻田

魏志劉馥傳曰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寰宇記一百二十七曰

茹陂在固始縣東南四十八里

公私有蓄

魏志劉馥傳作官民有蓄

歷代爲利賈遠

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埭汝水造新陂又通

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魏志賈逵傳曰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

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水經渠水注日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

雖水流廢興溝瀆尙夥昔賈逵爲魏豫州刺史通運渠
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阡陌無
以辨之案三百當從魏志及水經注作二百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日賈侯渠在汝寧府東當黃初中

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

兆太守

魏志倉慈傳注魏略曰顏斐字文林

京兆自馬超之亂

魏志倉慈傳注引魏

略作始京兆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

自馬超破後

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

牛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作又課始者皆以爲煩一二

年中編戶皆有車牛魏志倉慈傳注魏略於田役省贍

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溼水滂爲患

魏志鄭渾傳曰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百姓飢乏渾於

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滂

蕭相二縣興陂竭

魏志鄭渾傳縣下有界字竭作過

開稻田郡人皆不

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

魏志鄭渾

傳作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

一冬皆成比年大收

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九日鄭陂在蕭縣西北今堙

魏明帝世徐逸爲涼州土地

少雨

書鈔七十二晉中興書曰溉田官徐逸爲涼州刺史魏志徐逸傳字景山燕國薊人封都亭侯薨謚

穆侯常苦乏穀逸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

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

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

魏志徐逸傳及度支作乃支度金錦作金帛

通供中

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逸之功也

魏志徐逸傳作西域

流通荒戎入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
貢皆遮勛也

犁及不知用水人牛

魏志倉慈傳注魏略日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齊民要術崔

寔云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項耨車者下種具也狀如三足犁中置耨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之且行且搖種乃隨下燉煌人不曉作耨犁故下種功力甚費

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灌漑

魏志

倉慈傳注引魏略作又教術既

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

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漑烏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

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

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

運漕之道魏志鄧艾傳曰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李將軍與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案本

志敘此事於正始四年之下與魏志異寰宇記十日漕

概城在商水縣東北二十里隋陳州圖經云鄧艾所築也魏志鄧艾為典農時於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溉良田築此城乃著濟河論以喻

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

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

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

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

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

守

通典二作分休常有四萬人且耕且守

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

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餘斛

於淮土

一本作淮北通典二作淮上

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

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

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

通典二批作泚注云旁脣

反册府元龜引同

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

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

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

通典二作三萬頃寰宇記十一日二十四陂在

西平縣界並魏典農鄧艾所置也

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

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

魏志鄧艾傳作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

東

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尙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

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勤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耒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

晉書校文二曰武帝紀立常平倉在

咸宜二年此係

於泰始四年誤豐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

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

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
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
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
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
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
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
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
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
月詔日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
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

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
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
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

上疏曰

讀史舉正曰案預傳及通鑑皆在四年七月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

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
皆多磽壻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
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
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贖
前至冬春野無青艸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
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

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
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
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日下
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
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收種牛不供
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
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尙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
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
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
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
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旣壞陂
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
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
穀七百萬斛

案頭責三百斛當作二百斛以一百頭得穀

也十七史商榷四十七

誤以爲當作二十斛 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

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
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
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
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

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
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
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

通典二引
竭作堰下

文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
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
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
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
其或有舊陂舊竭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
也臣前見尙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
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

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壤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

二通典二引作案
荆河州界中

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

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

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滂益溢周家

祿校勘記曰
益當作食

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宜瀉之不瀉

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漚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通典二引作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塢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林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

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縣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

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
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
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
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戸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
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
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
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
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
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
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

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鋌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

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
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亾者十八九元帝爲
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
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
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爇地投秋下種
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

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馬國翰汜勝之書序曰汜

勝之書二卷漢汜勝之撰漢書注成帝時爲議郎劉向別錄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汜勝之敦陸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汜字注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木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漢有汜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燉煌大守子孫因家焉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汜勝之爲黃門

侍郎此其事蹟可攷者 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

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案百數恐有脫誤 吳郡太守

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

倉廩振給晉書校文二曰駿彝均非武帝時人此乃元帝之譌鄧攸傳可證 并省眾役

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

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

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

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

古人言日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

雖臯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

種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閒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北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

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涇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尙書褚裒以下免官

通典四作尙書諸曹以下免官晉書校文二曰褚裒

傳不言爲尙書據成帝二年紀知係謝裒之譌

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

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

羨本

傳云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並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

諸軍事尋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又領兗州刺

史鎮下邳元和郡縣圖志九日下邳縣石鼈屯晉穆帝

升平初荀羨為北都尉鎮下邳起田於東陽之石鼈

典石鼈城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魏鄧艾築以營田

晉荀羨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北齊蘇珍芝又議

修石鼈等屯劉寶楠寶應圖經曰通典石鼈在寶應縣

西八十里東陽城東北寰宇記石鼈山郡國志山有石

鼈游因名之鼈城在寶應縣東八十里郡國志云有石鼈

方輿勝覽今驗其處無山有城以為山誤案勝覽謂無

山是也寰宇記引郡國志謂有石鼈游其說甚誕晉書

成都王穎傳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

北以大木面盛石繫橋名曰石鼈鄧艾屯以軍淮湖之

側以石鼈名其城或亦取義於此歟石鼈以東容有東

陽地然不可考是石鼈為東陽境內地也案志云北府

都督與本傳北中郎將異元和志又作北都督諸軍事

故有北府之稱惟木傳屯田石鼈在鎮下邳之前志則

以爲在鎮下邳之後義卒於
升平二年屯田事當在元年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

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
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
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
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

御覽八百三十五應

劭漢官儀曰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罷五銖更作小錢
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
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帝五銖漢貨言漢
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

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買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尙書通議尙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

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
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
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
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
於貨在乎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
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
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
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
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

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費國利

通典八作以賈國利案本志作費疑爲賈字之譌

國利將盡取

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御覽八百三十五吳書曰嘉禾五年春鑄

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針銅牌直設盜鑄之科

鑄錢賦案木志嘉平為嘉禾之誤通典

五百徑一十三分重十二銖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通典八日鑄一當千大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

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閒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

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竝以輸藏平

卑其直勿有所枉通典八平卑作計界案以勿有所晉

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

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

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

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

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

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

全晉文注曰於此下

疑有衍誤通典無此三字

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

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立
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
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
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
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
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
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

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

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

通典八作著於目前

故鍾繇曰巧僞之人

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

通典八作充貨

魏世制以嚴刑

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

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

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亾其利今括囊天下之

穀

通典八括囊作計度

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或糧靡并儲

通典八作斗儲

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

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

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

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

通典入必惑作怨惑

語曰利不

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

通典入作錢廢用穀四十年矣

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

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

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

通典入已誠作已試

世或

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

通典入累作藏

故欲行之利公富

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

通典入後作取

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

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

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

實由因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
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
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實此
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
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
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立議
不行

晉書斟注卷二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

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

漢志奉作則

效洪範之

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慮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

王先謙漢書補注葉德輝曰春

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

陰陽出入諸篇名蓋卽志文所本宣元之間劉向治

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

漢志作其春秋已乖

矣言五行傳
又頗不同

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

而傳載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

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

宋五行志曰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

綜

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
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
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
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
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
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

漢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續漢志注鄭注

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

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者也

蕭吉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土之木爲觀言春時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

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

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

驅之制

案漢志作田狩有三驅之制以上下文行步飲登車飲食三句例之知本志脫去三字也

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

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沈湎不顧法度

隋志法度作禮制

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

爲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案劉歆說上陽施不下

通下陰施不上達

王念孫讀書雜誌曰兩施字師古無音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

爲弛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故雨而木爲

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日冰者陰之盛

漢志作劉向以

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隋志作陰之盛而凝滯也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

漢志作協漢書補注錢大昭曰協南雍本闕本作脅

朱一新曰汪本作脅葉德輝曰德藩
本作脅王先謙曰晉宋隋唐志同木先寒故得雨而

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
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
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
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宋志戍作旂
旂旌作旂臨江觀兵
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
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
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水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 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

乃成十一月庚寅

武帝紀作十二月

梁又折天戒若日地陷者

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京都擊長沙
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
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
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
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
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
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立始篡龍旂竿折時立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
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日旂所以掛三辰章
著明也

宋志掛
作疑

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立果敗

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
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
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
佞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漢志愬
作訴

不行

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
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
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

起焚宗廟

漢志焚作災

燒宮館雖興師眾不能救也是爲火

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

魏志后妃傳曰明悼毛皇后河內人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景初元年賜后死

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宜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日上不儉

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蕪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弃法度疲眾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

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眾殄人峻
授政於繚繚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
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
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繚始執政
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遂功
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

吳志三嗣主傳宋志均作白虎門

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
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

吳志三嗣主傳

曰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闢軍國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

郡致使交阯反亂

吳志三嗣主傳曰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六年五月交阯

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注云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又孫奮傳注江表傳曰遣察戰賫藥賜奮三國志攷證七引汪繼熊曰吳時察戰中使也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

晉書校文二曰以吳志宋書五行志

攷之當從元本作二吳志三嗣主傳大火作天火案宋志亦作天火

死者七百人案春秋

齊火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眾後宮萬

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火

災

元本作大火晉書校文二
日宋書五行志亦作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

商觀窗

寰宇記三日陸機洛陽記云臨商陵雲等八
觀在宮之西惟絕頂一觀在東是號九觀十

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

庶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

武帝紀含章殿火作十時
一月宋志景坊作內坊時

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

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

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宴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

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

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屨

宋志屨作履

漢

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

太子見殺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

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

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

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

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

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
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縊殺太子也干寶以
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
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眾咸
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
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

晉書

校文二曰來當從宋志作末

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尙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闈及閣道
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弃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

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

帝懷

紀作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

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眾

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眾救之救於

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

謂濫炎妄起雖興師眾不能救之之謂也

案宋志以此為班固之言

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

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

明帝紀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京師火案永昌

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明年為太寧元年不得稱永昌二年也
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
案上文既誤以太寧元年為永昌二年此又錯出複

衍一條實誤以一
事分為兩年也 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

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本紀吳郡上有晉陵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

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周家

祿按勘記曰按帝紀以永和五年四月死在震災之前
其後當作其年雖嫌於震災在後要不害為大亂滅亡

之應案兩廟當從宋志作
兩廟其後宋志正作是年

海西公太和中鄒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
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
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宣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
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宣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
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
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
月景申蝻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

漢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
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妯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
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
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
人孝武帝紀
作貴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

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
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
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尙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尙書

書鈔五十九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是時桓玄
用事出鎮姑熟雖名在外實遙錄尚書事 故天火示
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
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
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
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
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
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
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 宋志遙
作徑
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

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

成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

高卑略等骨肉有恩故明主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

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

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

親屬亦相生者也漢志同漢書補注王先謙曰隋志作

謂此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

多少有度漢志多少下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

與其奢也宜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

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

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

漢書補注朱一新曰監本

汪本亡作有葉德輝曰德藩本亡作有王先謙曰官本亡作無考證曰無監本訛有從宋本改正王念孫云景祐本毛本作亡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爲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冰不潤下及厥罰恒是爲稼穡不成陽下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爲傷露非也案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

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
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
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漢宋志同績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

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

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

漢志宜作誼宋志作宜

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

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澗堅不

成者眾乃爲變怪

漢志冰滯上重金鐵二字乃作及漢書補注劉敞曰冰音疑沈欽韓曰澗

當爲澗左傳省文作固郊祀志秋澗凍集韻澗疑也澗固寒也顏謂澗與澗同非錢大昭曰及閩本作乃非是

蘇輿曰及下疑當有金字上是爲金不從革

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

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事石圖發於非常
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
討曹之應也案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
漢書補注葉德輝曰白虎通五行云金少陰又云金者
陰畜養公羊傳公十六年傳隕石于宋五何休注石者
陰德之尊者也據此則金石
性皆主陰故劉歆以爲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
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
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
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

皓天璽元年印發

吳志三嗣主傳曰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

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注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發封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通鑑晉紀攷異曰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陽當

作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

吳志三嗣主傳曰吳興陽羨有空石長十餘丈

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金石錄曰右吳禪國山碑其前敘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淵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瑒大司徒燮大同空朝等以爲今鳳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入壘罔不

被澤率按典錄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天璽碑言渚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人神憤疾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誦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

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

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

御覽五百八十九王隱晉書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

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書鈔一百六十臧榮緒晉書曰賈逵墓西石碑生黃金採取卽復生寰宇記十日賈逵碑在項城縣東南二里詞云賈逵字安道河東襄陵人也遷豫州刺史魏明帝太和二年卒梁國劉舉等爲刻石

立碑史記上有二字生金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颯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

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

遂夷滅

晉書校文二曰甘卓爲周慮等所害雖承敦意然不得竟指爲敦所襲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公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

剪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

漢志政作致漢書補注朱一新

曰致汪本作政是葉德輝曰德藩本作政

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

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顛事者加

漢志者加作有知宋志作者加

誅罰絕理厥災

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

厥大水

漢志大作災宋志作大

水殺人避退有德茲謂狂厥水

漢志

水上亦有災字

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

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

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

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

數千家殺人初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

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
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
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案權稱帝三十
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
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
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
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
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

元本無吳字晉書校文二曰此條承上文

吳孫權赤烏八年條來故云又有太元亦權年號也當從元本去吳字此事吳志列于是年八月朔是冬

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

時信納譖詆雖陸遜勸重

宋志遜作議

子和儲貳猶不得其

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卽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卽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
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
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
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
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
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也

周家祿校

勘記曰句有脫誤

案宋志重之字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周家祿校
勘記曰本

紀作青徐兗豫爲是讀史舉正曰又三年三月丁未晝
昏五年二月青徐兗三州水七年五月雍涼秦三州饑

志並失書案武帝泰始年間連災志云除五帝座廢祭祀之罰夫五帝座乃合禮之至者而以爲廢祭祀甚矣史臣之誣也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

武帝紀作三百餘人

自帝卽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泰始二年

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

大水殺百餘人閏月

宋志閏月作八月

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

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入大水殺

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
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
人疎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
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
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
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
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 晉書校文二曰宋志太康
四年七月司豫徐兗荆揚
郡國二十大水 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
此僅舉一州 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

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晉書校文二曰以宋志攷之是年尚漏志三月青涼

幽冀郡國十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晉書校文二曰此郡國蓋西方安定

等處見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

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

帝卽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

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

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

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

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

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

宋志冀豫作兗冀

是時賈后暴戾滋

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

中井水沸溢

永嘉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囧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王

心

宋志王作主

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很陵

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

案永昌無二年當從明帝紀作太寧元年五月

荆州及丹楊宣

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

案上文既誤以太寧元年爲永昌二年此又錯出一條實誤以一事

爲兩事也宋志亦同此誤

丹楊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

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

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

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楊

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

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
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

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
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
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
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
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
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

宋志浸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晉陵吳郡

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畧取武庫三庫甲仗遊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
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
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
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
七月沔中諸郡及兖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
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
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
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

發眾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

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一九年七月荆

徐大水傷秋稼

宋志作荊州彭城
下文二十年同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

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
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
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
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
威陵上又桓立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立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

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齒相望江左雖頻
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玄敗走遂夷
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
航流敗 案上文云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
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沒
流斷元興二年之明年三年也庚寅
爲己丑之次日實卽一事志文複出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
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
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景
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
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

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

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

宋志扇作扉

亦水沴

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

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

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曰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羞漢書誤爲羞顏師古因妄

爲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爲庶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志作睿注應劭曰

睿通也古文作睿漢書補注錢大昕曰案伏生傳本作容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云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王念

孫曰錢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漢志乂作艾哲作哲下文並同顏師古曰艾讀

治也

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

漢志暘作

傷下文
並同

哲時燠若

漢志燠作奧顏師古曰奧讀日燠燠燠也下文並同

謀時寒若

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陽若豫恆燠若

漢志豫作

舒

急恆寒若霧恆風若

漢志霧作霜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霧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鴟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

漢志草木作草物

妖猶天胎言尙微

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

漢志芽作牙續漢志洪範傳曰妖者敗胎

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尙微也至孽則牙孽也

及六畜謂之鴟言其著也及人

謂之痾痾病貌也言瘳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

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
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
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

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

漢書列傳
始昌魯人

通五經以齊詩尙書教授明於陰陽族子勝亦以儒顯
名勝字長公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
事簡卿儒林傳曰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
卿及長安許商長伯商善爲算著五行論藝文志有許
商五行傳記一篇
算術二十六卷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
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

上慢下暴

漢志慢
作媿

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

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人多被刑或
形醜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
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
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毀故有雞過漢志威下
有儀字一
曰水歲多雞死及爲怪漢志作歲雞多死周家祿
校勘記曰雞多死誤到亦是
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者漢志則下
有下字故有下體

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
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
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
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

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
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
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

漢志傳上有貌字

有鱗蟲之孽羊羴鼻

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

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羴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

此仍用漢

志文漢書補注齊召南曰案班書十志半取衷於劉歆
惟五行志時糾劉歆之失沈欽韓曰庖人注云羊屬司
馬火也故班氏說劉歆非是月令注
羊火畜也時尙寒食之以安性也春與秋氣陰陽相

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羴與妖痾祥皆同

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

元作馳

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

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
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
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
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
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
嘗因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
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回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
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
功而慮其亡也回終弗改遂致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
以爲貴者失位降在阜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

人終

道子傳曰爲御
史杜竹林酖死

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
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殿中
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
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

雀

宋志無卒字案卒字似衍文

案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天子

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恆雨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恆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

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
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弑
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

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

餘頃晉書校文二曰本紀不載此事惟七年紀言六月
大霖雨伊洛河溢流三千餘家殺三百人與此條

大同疑卽其事志誤爲六年
耳然其事已見上此蓋誤複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
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
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嘉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嘉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咸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恆雷電是時雖斬蘇峻

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類聚二晉中興書曰咸和

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後乃霽初學記二引晉中興徵祥記同御覽十一引作徵祥說案峻於上年已死

法盛云峻滅後乃霽誤也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

三縣雨水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云荊州長沙之攸醴陵武陵郡之龍陽蓋荊州所屬長沙郡之攸醴陵也故紀祇舉長沙武陵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

白蛤

輿服志作白帽

以易舊服傅立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

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蛤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紉半袖

宋志披作被

常以見直臣楊阜

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

褻服尙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禱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尙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

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

冠

宋志嬉作喜

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

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東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

論彈射以刻薄相尙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

諸葛患之著正交論

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日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

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

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

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

宋志襖下有蓋裘二

字案本志脫文

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

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

宋志交領作脰

此內出外也爲車乘

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

丙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
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尙用胡牀貂裘及爲羌煮貂炙貴人
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爲

紒頭及絡帶袴口

宋志袴口作袴口下文同御覽七百八引搜神記紒頭作陌頭絡帶作帶

身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
下以爲紒頭帶身袴口胡旣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

康中氏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

御覽入百十六千寶晉紀曰初

格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絲自後四夷

之稱脫有案令升此文不見本志附注於此
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

宋志屐作履頭圓作員頭頭方作方頭

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

宋志

作婦人皆履方頭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宐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
晉世宐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
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
而名曰晉世宐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
及遠晉世之宐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
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御覽三百三十九引干寶搜神記作婦人以金銀象角瑇瑁爲斧鉞

戈戟而戴之

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贊

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

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繪

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紛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

廢害太子之應也

御覽三百七十三王隱晉書曰賈后作頡字髻太子見髻之象又干寶晉

紀曰初賈后造首紛以繪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紛也又搜神記曰纒子髻始自中宮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懷之事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

則植之

宋志倣作倣烏作搗鐵作鐔下文烏亦作搗周家祿校勘記曰住當作柱與下同

夫木

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

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于道

宋志敗屨作敗編下

文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搜神記作多或

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

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

干寶以爲夫屨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

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

御覽六百九十

八引搜神記作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宋志同

今敗屨聚于道者象

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搜神記作將相

聚爲亂絕四方而

太安中發王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

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帡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帡傳行之至

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帡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

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

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

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

下愧焉

御覽六百八十七搜神記曰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帡此喪徵也初橫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

初乃去其縫名無顏憤其後二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御覽六百九十一引搜神記指之作惟之總衰作練練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宋志故下有畢字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御覽七百二引中興徵祥說作翮用十毛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滅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

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帟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帟者
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
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立乃篡位焉

舊爲屐者齒皆達楯上名曰露卯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
晉中興徵祥說卯字

均作卯

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
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
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

御覽

七百十五引晉中興書徵祥說傾髻作假髻用髮既多
作用髮豐多又七百六十四引徵祥說緩鬢上有束髮

二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御覽七百六十四

字裝作引晉中興徵祥說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

頭就人借頭御覽七百十七引晉中興遂布天下亦服

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

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

云御覽七百十五晉中興書徵祥說日後孫恩桓元之

縛菰草爲頭皆假髻之應也

桓立篡立殿上施絳帳宋志絳下有綾字鏤黃金爲額四角金

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轎車尋而立敗

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
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過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
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
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
王隱以爲雄者肩嗣子之象坑者母象

宋志作坑地今
事爲母象

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
賈后誣殺懷愍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

宋志敏作愍

敏雖控制江表

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虺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闍嵩家

宋志作高雌平元本同

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

劉宋志作到

京房

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
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
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
雞颺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
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
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
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

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

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

御覽十五王隱晉書曰武帝咸寧元年洛陽太

祖廟中有青氣占者云以爲東莞王後當有天子後改封琅邪江東之應也書鈔一百五十一王隱晉書曰咸寧元年洛陽太社內有青氣占者

孫盛以爲中興之表

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案常風當從漢宋志作恆風本志上文亦均作恆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妄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診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
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
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

宋志廩作廩

天戒

若曰夫米廩貨糶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
糶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莛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閒

六梁一時躍出墜地

宋志六梁作六架墜作墜

餘桁猶互柱頭此金

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莛而湖熟尋亦爲
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
建牙竿于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
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
無樂賢之心故此堂是沴

義熙九年五月

宋志五月下有乙酉二字

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

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
位焉